

# 夏天的记忆

□王红元

那个夏天我十五岁。我着一身长袖旧衣裤，戴一顶宽檐旧草帽，踏一双粉色的旧凉鞋，走去三里外的责任田插秧。

那是下午两点钟光景。

我一走出家门，就差点被潜伏已久的饥饿的热气扑倒，它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，将我团团围住，不一会工夫，就把我从家里带来的一点清凉搜刮得干干净净。

四下里都是白亮亮的光，各种景物都像曝光过度的照片，真实却不真切。凉鞋啪啪打在滚烫的青石板上，一种灼热的能量正穿透薄薄的鞋底，欲将我的脚心融化。

这样一种对夏天的记忆一直留存心里，如今我坐在凉意十足的空调房间里，穿着足够抵御清凉的薄薄的衣衫，喝着杯微烫的红茶，而我肌肤的每一个毛孔，还能感觉到窗外骄阳下的每一种蠢蠢欲动。

小时候的夏天是怎样的夏天？

我这样问我先生，一个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农家子弟。

最怕割席草的夏天。

小暑时节，清早四点钟下地去割草。天才蒙蒙亮，远远近近的人声散落在空旷田野的阡陌上，风微微地吹。

操起大镰刀，弯腰奋力将一抱比肩高的席草齐根割断。一个人就是一个行进的队列，犹如勇猛的战斗冲锋陷阵，攻城略地，杀出重围。最后，席草溃不成军，纷纷如土委地。直起身子，迎面一轮初升的红日。

这场战斗，付出体力与汗水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最猝不及防的敌人往往隐藏在暗处，又很微小，微小到你不足以用常规作战方式光明正大地战胜它。

其一是蚋或蠓，北方叫“小咬”，更凶狠，我们那边叫“蚊烟丝”。这是一种小黑蚊子，早晚阳光明暗交替时最疯狂。它们中的一些在耳边嗡嗡，搅乱人的心绪；一些专攻裸露的皮肤，咬住了就不松口；还有些在人眼前轰轰地飞，阵仗极大。其二是蚂蟥，等你微有痛感的时候，这家伙早已经吃饱喝足，差不多要从你的小腿肚、脚踝处自动滚落下来，最糟糕的是你沉浸在割草的胜利喜悦中，也最容易放松戒备。其三是玻璃、碎瓷片等尖锐物。农谚说：“人浆补桂圆枣子，田浆补河泥草子。”河泥是席草的补品，我疑心席草田里的这些尖锐物来自河泥，这些从河底掏起来的烂泥，它们曾给打着赤脚割草的人们带来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伤痛。

“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，你们的记忆还真实吗？”儿子插嘴说。

记忆会戏弄人，但留在身上的疤痕不会戏弄我们，它们教给我们的各种饮食习惯不会戏弄我们。

比如，最怕吃秋天的茄子。那种茄子皮色浅，又硬，指甲也掐不透，掰开来满眼的籽。比如自留地里种的一种叫“青大头”的青菜，长得快，长得大。一畦菜，吃到最后，菜帮子已经老得像棉絮。以现在看，那时的蔬菜依时令而生发，绿色无污染，但夏天盛产的带豆、茄子、番茄、夜开花，得等我长大了，肚子里油水够了以后才喜欢吃。

当然，那时在田里劳作，泥鳅、黄鳝是不缺的，但我们兄妹俩却从不吃。后来我问我先生，他家那时都给家里养的鸡鸭吃。可能是土腥味太浓，也不像现在那样用调味品作掩饰与提升，所以，我和先生到现在还不习惯吃，家里也很少煮河鲜。

也有能合众人口的东西，那就是螺蛳。螺蛳是夏天最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肉食，它对穷人够慷慨。

我听我先生说过一个更豪放的捡螺蛳的方法。那时农村经常会请师傅捻河泥。一条水泥船，两个师傅分立船头船尾。他们用河泥夹将河底的淤泥夹起，当然也一并把躲在河泥里的螺蛳、鱼、蟹、蚌丢进了船舱，然后运到河边的空地上去发酵风干，以作来年的肥料。第二天清晨三四点钟，如果你挎个篮子去囤积河泥的田边，就能捡到刚从淤泥中翻越出来透气的螺蛳。据说，淤泥上铺了厚厚一层，我没有见过，但想象那阵仗，绝对够震撼。回家时保准满满一篮子螺蛳，当然要早起，赶在别人的前面。

螺蛳养出泥沙后用油、盐一炒就可以成就一盘美味。只有这时，人口多的家庭饭桌上的气氛才是和谐松弛的。多吃，尽量多吃些。螺蛳抓来后不能久养，吃不完三四天后必然要臭掉。除非是去卖，人们一般掏够吃两天的量就止。

“小时候的夏天？没感觉。”

哦，可以去游泳池游泳，可以吃大海蟹，放暑假还可以去姑姑家玩，去田地里穿，去挖荸荠。我儿子，一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出生的刚走出校门的小白领说。

挖荸荠，那是夏天的事吗？

那个走在插秧路上的十五岁的我，那个把席草割倒，捆好背到船上又背上岸，摊晒在晒场上，在夺走每一滴水分的烈日下翻晒，在每一次猝不及防的雷暴来临前抢收的少年，如果他们知道汇聚从田地里获取的每一分收获，能让他们家翻盖楼房，让他们不再为学费担忧，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不再重复父辈的生活，那时的他们会不会感觉那些灼热的日子更闪耀着一种别样的光芒？



# 啃秋·吃瓜

□胡曙霞

“热恨无行脚处，微凉喜到立秋时。”夏日的不安和烦躁，在立秋的哨声中逐渐消失。门前的梧桐，飘落微卷的叶。原本沸腾的热浪，忽然抽了力气，软绵绵的。

节气里的一些词汇在民俗中一一浮现，比如那个生动有趣的“啃秋”。这“秋”竟是可以“啃”的？念一念，唇齿生香；想一想，便痴了。

民国记载：“食西瓜，谓之啃秋。”原来，“啃秋”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：买个西瓜，便成。

“寒瓜方卧垆，秋蒲正满陂。”这晚收的西瓜，又称寒瓜。犹记小时候，立秋时节，奶奶从溪水里捞出一个湿淋淋的大西瓜，圆滚滚，碧油油，墨绿的纹路清晰可见。仿佛一个隆重的仪式，我们围着西瓜团团坐，又紧张又期待。奶奶擎着菜刀对准瓜的顶部轻轻一落，才只是刚刚碰到，便有“嘭”的一声在刀锋底下炸裂开来。

眼睛变得亮晶晶，水灵灵的瓜引诱着我们的食欲，红色的瓤、甜蜜的汁，从缝隙里露出鲜艳的色。一刀直直下去，到了底部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西瓜一分为二。黑子红瓤，蜿蜒的白纹散落其间。瓤已熟透，水晶玛瑙一般，水灵灵，红彤彤，美得很。

奶奶提刀的手错落有致，横一下，竖一下，“咔嚓”几声，一瓣瓣月牙似的瓜整整齐齐地摆满果盘。

啃秋喽！啃秋喽！

我们欢呼雀跃，擎着瓜，对着中间最红的瓤，狠狠地一大口，嘴巴里塞满甜的瓜瓤，唇边溢出红的汁水，不计形象，狼吞虎咽，实实在在地“啃”。

入口即化的瓤在口腔略作停留便往喉管顺溜而下，甜滋滋，凉津津，仿佛溪流顺风而来，一口下肚，浑身的毛孔都绽开了。再来一口，鼓鼓囊囊的脸颊，上下咬合的牙齿，囤满汁水的口腔，让人想起猪八戒贪吃人参果。

可不是吗？贫瘠的年代，西瓜成了孩子们渴盼的美食，“啃秋”成了隆重的节日。

“吃吧，吃吧，多吃一点！”奶奶慈祥地笑，满脸的皱纹微微扩散，仿佛一尾尾生动的鱼。

我们毫不客气，啃着，啃着，红瓤已尽，再啃下去，便是青白的皮了。

“可以再往下啃，这西瓜皮又称‘瓜衣’，共分三层：分别为青衣、翠衣、白衣。如果舌苔上一层厚厚的黄苔，吃些‘西瓜翠衣’是最好不过的。”奶奶笑盈盈地解释。

都是听话的娃，捧着瓜皮，遂又埋下脖子，狠狠地啃着，一直啃到只剩薄薄的一层绿皮，才罢手。

“吃了西瓜，可免除冬天和来春的腹泻，身体倍儿棒！”望着意犹未尽的我们，奶奶终是安了心。

而大人的“啃秋”，比我们豪放得多。

瓜棚里，树荫下，汉子们三五成群，席地而坐，抱着红瓤西瓜啃，抱着绿瓤香瓜啃，抱着白里透红的秋桃啃，抱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啃……逮着啥，就啃啥。那样的场面，仿佛一首酣畅的摇滚，热烈，高亢，淋漓，余音袅袅。

大人们恐怕啃的不是香甜的瓜果，而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抒发，对丰收在即的喜悦，对五谷丰登的祝福，对风调雨顺的感恩。

“啃秋”“啃秋”，一口憧憬，一口喜悦，日子贴着节气掀开新的篇章……